

列傳

方術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郤

段翳

廖扶

折象

安英

方術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

張單

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賈長房

劉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歟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逸民

郢王

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

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姬妻

孝女曹娥

符尹妻

袁隗妻

龐涓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

雄董祀妻

東夷南蠻

西南夷

西羌

西域

匈奴

烏桓

鮮卑

後

漢

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率正於

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

者靡得而闢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

禮畢至于下具黃龍卷舒圖出水壇畔

箕子之術

箕子說洪範五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

候之部

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鈴決之符

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

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

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

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採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

可聞者焉

按爾雅曰隤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道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

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

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

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筵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

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

中戌亥無于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

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

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

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

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

路之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所謂民可使由之

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所謂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漢自武帝頗好方

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

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

之士莫不益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

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

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

敗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是以通

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墳謂桓譚賈逵張衡子長亦云觀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

史記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核五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也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今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

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極

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故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之文也

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

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其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

不明蓋非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耶顓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

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

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

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

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

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

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

笑之曰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澍水涌起十餘丈

鄺元水經注云前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

益州前音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卽位稱疾

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

十。劉放曰舊本有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

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

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

文公曰噫西

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

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鄴丘漢少師事東海王改為新鄴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

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

聞來學不聞往教

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

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

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

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

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潁

潁音異

執法奏為不敬執法之官也詔

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

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鞅在馬胸音盾帝不

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也音古橫反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宅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

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

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

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

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大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

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

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

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

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

但使騎吏迎之

○劉放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日字

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

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

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

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

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蘇州西南

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

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鳬焉乃詔上方詠視

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者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

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緹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去而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鬻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舉孝廉爲壽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

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

劉放案文

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

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

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

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

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

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督也得勗勵也

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

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

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

遷守鉅鹿政合時

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

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

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尚書

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

于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

以頑鷙器非其嚆

嚆類也

尸祿負乘夕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

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

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車也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

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

墓不起墳

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

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

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

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西

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

削哺

哺當作柿音孚廣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

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

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趣去後主人

舍有關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

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

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旋宛陵縣屬丹陽郡旋以舟濟水也馬踈足是以不得速踈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背鵬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

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

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邵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止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胃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

也

或留胃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

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隱

處山澤不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槌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

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

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

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

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逾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

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

守謁煥

謁姓也

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

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

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

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

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

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

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

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

老子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金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

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

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璣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

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羅嘉叶圖徵也孝經緯

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含孽佑助期

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

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

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

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初徵爲

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

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

李昺

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好學不美榮祿習魯詩京氏

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

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

吉凶常負笈荷簪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

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

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陳留楊倫見儒

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道去終于家子顓自有傳

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

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

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

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

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

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

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

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

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原憲居環堵之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

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

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

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

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初河南張楷

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

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初英於常也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諛事宦人爲司徒陳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勢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

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

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

或疎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捐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

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

曰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也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爲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諛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爲力詐可以救

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